

干惊天动地事 做隐姓埋名人

——怀念我国第一代航天人梁连波

梁伟



梁连波

沟里干部有随军家属的,每周才回家一次。

转战深山荒漠

当年,不论在鲁中山区,还是在湘西贫瘠僻乡,都留下了梁连波和战友们艰苦施工、刻苦训练的汗水和足迹;不论是在大西北荒漠,还是在东北的长白山脉,都回荡着他们完成发射任务庆祝胜利的欢呼声。

梁连波当年的战友说,他们所经历的艰苦、风险、孤寂、奉献和牺牲,是没有到过那些地方、没有那种切身体验的人所无法想象的。共和国的基石中,凝结着他们的智慧、汗水、鲜血甚至生命。

1965年,梁连波所在部队接受了导弹点火任务,大家紧紧围绕“点火”这一要务,从实战出发,练指挥、练思想、练技能、练协同。他们从模拟训练状态进入临战状态,开展了操作无差错、预想故障并提出破解方案等活动,为执行任务奠定技能基础,并强化了连队之间、各岗位间的衔接、协同,圆满地完成了导弹的点火任务。

1966年6月,梁连波和战友们到国防科工委试验基地执行“炮训5”任务,“炮训5”任务是对“东风-1”导弹存放时限进行试验。按上级预定,导弹起飞4秒转弯即完成任务。时值“文革”,梁连波和战友们排除干扰,集中精力,围绕发射任务展开了各项准备工作,顺利完成预定任务。

1967年8月中旬,梁连波和战友们酒泉发射场执行“东风-1”的发射。他们以实战姿态,分乘两个专列向酒泉进发。经过短暂而紧张的操练,终于到了发射时刻,水平、垂直测试、加注等一切顺利。据梁连波的战友回忆,当时听到轰的一声巨响,看到一堆火焰喷发,导弹拖着一束橙色尾巴直冲云霄而去,进入程序飞行不久,就从视线中消失了。现场一片欢腾,梁连波和战友们格外兴奋。

其间,梁连波所在导弹团离开齐鲁大地,移驻西南某地。

主持完成东风-4导弹试验发射任务

“东风-4”是我国第一代远程地地弹道导弹,它于1977年11月22日第一次成功发射,梁连波是执行此次发射的主要负责人。

1977年秋,梁连波所在部队接到导弹实验发射任务的指令。作为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负责人,梁连波在动员大会上说:“执行这次发射任务,是我团建团以来第一次,上级首长把这项任务交给我们,是对我们的信任,不要辜负领导对我们的期望。”他特别强调,“我们这次执行的是导弹试验发射任务,为确保发射任务顺利完成,要严格做好保密工作,做到上不告知父母,下不告知妻子女儿!”

部队经过一段时间认真的人员、装备、后勤物资的准备,于9月中旬开始向基地进发。经过几天几夜的铁路行军,部队专列安全顺利地抵达基地转运站。当时已普降大雪,部队驻扎在早已搭建好的简易板房,连队边安顿、边开始了进场后的各项训练准备工作。

转运现场,导弹已吊装准备,战友们列队待命。梁连波再次作简明动员,他讲:“安全顺利将导弹吊装、转运到发射基地,是完成此次试验发射任务的第一仗,大家一定要精心组织、精心指挥,精心操作,确保导弹万无一失。”并大声问部队“大家有没有信心?”在场的官兵宏亮地回答“有!”梁连波和战友们没有辜负期望,从指挥员到操作手都表现得非常沉着冷静,口令下达准确,操作动作规范正确,相互配合一致,非常干净,利索地完成了导弹的吊装工作,并于当夜将导弹安全顺利地转运到试验发射基地的技术阵地。

1977年11月22日17时左右,随

着“发射”的口令,导弹“点火”成功,瞬间这枚大型号的导弹像一条拖着长长火舌的巨龙拔地而起,呼啸着奔向天宇……这时部队的欢呼声响彻云霄,大家互相拥抱,相互祝贺,梁连波和战友们都激动地流下了胜利的泪水。最后远方传来消息,导弹准确击中目标。此次发射任务的成功,标志着当时解放军二炮部队作战能力实现了由近程到中程的突破。

梁连波和战友们始终秉持完美主义,事事争第一,件件求完美,永不止步,只求更好,因而创造了许多个第一!同时成立的三个导弹团,该团第一个建成操作场、第一个进行点火训练、第一个实施某型号导弹实弹发射、第一个换装新型号导弹、第一个实施新型号导弹实弹发射和第一个进行了在核爆条件下人员生存、装备状况的试验等等。

转业地方默默奉献

因工作条件十分艰苦,使梁连波患上了严重的肝病。1985年2月,梁连波转业到家乡工作。自古忠孝难两全,此时我的曾祖父父母都已不在。

万事开头难!当时濮阳市成立仅一年多,转业任濮阳市科协机关党支部副书记、学会工作部部长(正县级)后,梁连波不计名利,不讲条件,发扬光荣传统,抱病坚持工作。他和同事们一道圆满完成了濮阳市学会工作组织建设、学术交流、学术研讨、优秀学术论文评选、科普流动市场、技术扶贫、技术咨询,以及机关党建、工会的组建等各项工作任务。特别是积极组织全市科技人员针对濮阳市工业、农业发展实际,开展了多次大型学术交流,为濮阳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服务,受到了濮阳市领导的表扬和同事们的交口称赞。

中小学时期,我曾和爷爷共同生活了8年时间。在我的眼中,他颇为关心国家大事,读书看报、坚持收看《新闻联播》。当时的我,还不太清楚什么是做什么的,更对他参与我国战略导弹部队初创的经历一无所知,也未曾听他提及过。我那时只知道:爷爷曾是一名军人,所以他给自己两个小儿子取名“梁军”“梁兴”;奶奶作为随军家属数十年,跟着爷爷转战南北,因条件艰苦,她学会了给孩子做衣服、剪头发等很多技能,抚养子女并承担了全部家务,在部队时能跟爷爷见面的机会屈指可数。

2000年2月14日13时6分,梁连波因患肝病医治无效,在安阳逝世,享年64岁。追悼会上,看着覆盖在爷爷身上的党旗,听着时任河南省科协负责人所致的悼词,我不愿相信爷爷已经离开了。追悼会上,我才得知爷爷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导弹专业技术人才,也是我国第一代航天人。

尽管爷爷离开我们已经22年了,但音容笑貌犹存。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安阳市烈士陵园,我们永远怀念他!

(作者系九三学社北京市委文化专委会委员、政协北京市海淀区第十届委员会委员)

文人轶事

WENREN YISHI

冯雪峰是现代著名诗人和文艺理论家,曾担任“左联”党团书记、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冯雪峰在工作中个性鲜明,对那些爱摆架子的人更是直接“拉黑”。

有一年,一位久未见面的朋友给冯雪峰打电话,想和他叙叙旧。这位朋友之前和冯雪峰关系比较好,只是调到别的地方后,两人见面的次数少了一些。接到朋友的电话后,冯雪峰非常高兴,他放下手中正在做的事情,专心等候朋友的到来。

左等右等,不见朋友过来,在约定的时间过了一个多小时后,朋友才姗姗来迟。到了之后,对方也没有解释迟到的原因。因为是好友,冯雪峰也没有当回事。两人又聊了一个多

文人轶事

WENREN YISHI

李叔同是一位艺术全才,一生在诗词、音乐、戏剧和书画诸方面均有精深造诣,并卓有成就。他拥有非常全面的文学和音乐修养,既能作词,又善作曲,中西合一,融会贯通,编创的70多首乐歌作品,大多脍炙人口,广为流传。

李叔同编创的乐歌,善于继承中国优秀古典诗词的精髓,以写景抒情,寓情于景,曲调多选用欧美各国的通俗名曲,清新流畅,优美动人;填配的文辞隽永典雅,意境深远,富于韵味;词曲水乳交融,相得益彰,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因而深受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喜爱,如《送别》《忆儿时》《梦》《西湖》等,感人肺腑,传唱至今。

1905年6月,李叔同从自己编创的歌曲中,选取了21首学堂乐歌,结集为《国学唱歌集》(初编),由上海中新书局国学会发行。这些歌曲从曲名到歌词,多撷取自经典的文学作品,如《诗经》《楚辞》,李白的《行路难》、辛弃疾的《菩萨蛮》、纳兰性德的《蝶恋花》等,书末还附录了“杂歌十章”,包括《哀

文人轶事

WENREN YISHI

大家都知道鲁迅的名诗《自嘲》,这首诗的最初缘起却出于一次文化人的聚会。

鲁迅日记1932年10月12日记载:“午后为柳亚子书一条幅,云‘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达夫赏饭,闲人打油,偷得半联,凑成一律以请”云云。此诗后被收入《集外集》时,“旧帽”改为“破帽”,“破船”改为“漏船”,并题为《自嘲》。

这里面提到的“达夫赏饭”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当月5日,郁达夫因其兄长郁华自北平调任江苏省高等法院上海刑庭庭长,在上海聚丰园设宴,请鲁迅、柳亚子等作陪。

文人吃饭就是与众不同,散席时,郁达夫拿出一幅素绢,请各人题词留念,鲁迅当场写了“横眉冷对千

冯雪峰不念旧情

姚秦川

小时,朋友告辞回去,冯雪峰礼貌地将对方送到门口。

不过,让冯雪峰纳闷的是,朋友在出了门后,竟然站在他的车旁,并没有伸手去开车门,而是专门等司机过来,弯了腰,帮他打开车门后才钻进车里。

看到这里,刚才还心情不错的冯雪峰立即皱起了眉头,他想到朋友刚才来晚了也没解释原因,此刻坐车时又如此摆谱,看来升了官后,架子也大了起来。

望着远去的小车,冯雪峰狠狠地甩了自家大门,怒气冲冲地说道:“竟然摆了这么大的架子,看来早已忘记自己的农民出身,真是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以后坚决不和他再来往。”

李叔同编创学堂乐歌

王宇

祖国》《爱》《化身》《男儿》《婚祝辞》各一章,以及《出军歌》五章6首歌曲。

李叔同在“自序”中表示,出版这本《国学唱歌集》的意旨是“上溯古毛诗,下逮昆曲”,以雅乐的形式来传承国学,振兴日趋衰亡的中国传统文化。另一个用意是“虑怀旧之蓄念,振大汉之天声”(刊于《时报》的广告),借古喻今,传承“古义微言”,弘扬爱国主义思想,如《爱》的歌词写道:“滔滔圣贤与英雄,天地毁时无终穷。愿我爱国家,愿国家爱我,愿国家爱我,灵魂不死者我。”《出军歌》的歌词选自黄遵宪的《军歌二十四章》,其一为:“四千年古国古,是我完全土。二十世纪谁为主?是我神明曹。君看黄龙万旗舞,鼓鼓鼓!”激昂感慨,振奋人心。

《国学唱歌集》中的歌曲,后来多被当时各地的中小学堂选作教材,深受欢迎,风靡一时,不仅是李叔同本人在音乐事业上的起步,而且成为中国近代学堂乐歌创作日渐成熟的标志。

鲁迅《自嘲》出自饭局

周二中

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赠郁达夫,字的上角写有“达夫赏饭,闲人打油”8个字,以示这是为郁达夫请客时所写。

当时就只写了这一副对联,还没有全诗。鲁迅虽然戏说自己是“打油”,但这副对联后来却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句。毛泽东曾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鲁迅的这句名言也成了鲁迅精神的最好概括。

最后还要说一下,鲁迅在给柳亚子的条幅中所写的“偷得半联”的原因。有人认为这是化用了清代常州人洪亮吉在《北江诗话》所引钱秀才的“酒酣或化庄生蝶,饭饱甘为孺子牛”一联。因为这是别人的句子,所以鲁迅在落款时还特别声明一下,表示这是别人的著作权,自己不掠人之美。此举真让现在的一些文抄公汗颜。

文人轶事

WENREN YISHI

1949年12月,傅雷从北京回到了故乡上海。那时,社会制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除了农民之外,大部分文化人都有一个“单位”,有工资,有住房,有公费医疗,退休了有薪金。

但傅雷与众不同,他是一个没有“单位”的人。他在户籍上填写的职业是“在家译述世界名著”,而“单位”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其实,人民文学出版社只是出版他翻译的世界名著而已。

1950年至1951年,傅雷的肺病复发,使他不能长时间工作。1955年1月,他在上海锦江饭店不慎坠楼摔伤了腿,不得不卧床数月。1960年起,腰椎骨质增生、三叉神经痛、关节炎、眼睛白内障接踵而来。他没有“单位”,无处报销医药费。

其实,凭傅雷的资历和声望,找个单位,找个公职,或者搞个兼职,易如反掌。但傅雷没有这样做,他只想“凭力气”吃饭,靠闭门译述的稿费维持生计。他的稿酬除了吃穿用度外,每月还要支付房屋租金55.29元,相当于当时一个大学毕业生每月的工资。另外,他还一直雇有保姆。所以,他只有努力译述。

没有“单位”的傅雷

崔鹤同

傅雷每天早上8点起床,9点到12点半工作,下午2点又一直工作到7点。晚上看书或写信。每周译书6天,周日名义上休息,其实是用来写信。

傅雷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为座右铭,以极其严肃的态度从事文学翻译。他动手翻译前,总是把原著看四五遍,弄懂弄通了,领会其中的神韵、风格了,这才开译。遇上不懂的地方,他从不敢猜,从不马虎。他往往写信向友人请教,弄明白了才写。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长达百万言,他从1936年起,到1939年,花了3年工夫译毕。20世纪50年代初,他竟又用了近两年时间重译这部名著。傅雷1929年起致力于法国文学的翻译介绍工作,一生所译世界名著达30多部。而且,他不但能译文学名著,又能译《艺术哲学》《贝多芬传》这样艺术、音乐方面的著作。

没有“单位”的傅雷,在译述的世界里,不畏艰难,呕心沥血,精益求精,矗立起了一座巍峨的丰碑。读者喜欢他的译著,亲切地称为“傅译”。“傅译”,是中国译界的一个品牌,也是对他最大的褒奖。

巴金自费印画册

周惠斌

月由平明书店翻印出版,委托文化生活出版社代售。

《西班牙的血》由并不连续、但思想贯通的10幅画构成,巴金在序文中充满激情地写道:“这里展开的十幅图画正表现着我们西班牙的兄弟的意志和心灵。这些图画乃是真正的艺术之最优美的范本。……在每一幅画面上都颤动着同情与热爱,都闪烁着受苦和牺牲的精神。”“在我们的无数爱和平的同胞用他们的无辜的血灌溉了他们的家园的时候,我见到了西班牙画家斯特劳的画册。我们同胞的哀号和地中海畔诗之国土上的呻吟响成了一片。我们眼前现了汪洋的血海。那许多无辜者的血!然而这血海开始怒吼了。我们求生然而这呼声和地中海畔自由的呐喊压倒了呻吟和哀号和呼吁。我们和西班牙的兄弟以绝大毅力经历了同样的苦难,现在更应该以同样的勇气向着伟大的目标迈进了。”并且表示,他编印画册的目的是“献给我的酷爱自由的同胞,让他们在西班牙的血里看见他们自己的血”,激励人们把反抗的利剑刺向日寇,鼓舞人们战斗到底。

巴金还为每幅画配写了思想深刻

的文字说明。如第六幅画《埋葬》:“死并不是终结。种子落在地上土里会发生新芽。生命将绵延不尽。一些人为了理想牺牲了。他们的崇高的行为会感动另一些人来继续他们的工作。这里埋葬的不是尸首。这都是种子。等到春天再来时它们会开灿烂的花朵。”这简直是一首含意深刻的诗。第七幅画《血债》(画面上母亲抱着被杀害了的儿子):“忍受和让步并不能减轻痛苦。连酷爱和平的人也不得不流出他的无辜的血。母亲悲痛地抚着垂死的儿子。在这悲哀的时刻没有人来给他们以同情和安慰。起来,眼泪是没有用的。血的债应该用血来偿还。现在正是时候了。”

1940年7月,巴金又自费编印了画家加斯特劳的另一作品《西班牙的苦难》,也由平明书店印行出版。同样是10幅画,同样是揭露法西斯暴行和人民反抗的主题,同样为每幅画作编写了充满激情的文字说明,旨在鼓舞中国人民勇敢抵御外侮的决心,弘扬坚贞不屈的抗争精神,展示了巴金等中国知识分子克服苦难、坚守文化岗位的使命担当。

1948年,巴金在上海编印了西班

牙画家辛门的画册《西班牙的曙光》(共31幅画作),热情歌颂西班牙人民在1936至1939年反对国内武装叛乱和保卫共和国的英勇气概。他将画册中的原意大利文《献辞》翻译后放在书前,文中写道:“那些侵入加里西亚,把它的可爱的花园,它的河岸和它的海底充满了哀愁和痛苦的野蛮人,他们使得那地方流出洪水一般的血……倒在侵略者的铁蹄下,默默无闻地埋在受苦的加里西亚的土地中的……会有人为你们的痛苦复仇……”并写下言简意赅的“前记”:“我爱这本小小的画册,直到现在它还给我希望,给我鼓舞。”

1950年,巴金在波兰参观了奥斯威辛集中营,回国后撰写了2万字的长篇散文《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故事》,揭露了纳粹“每天可以烧掉二万四千具尸体”“毒气房每天要毒死四万人”的残暴行径。随后,他又收集资料,在第二年编选出版了画册《纳粹杀人工厂——奥斯威辛》,在其中一幅画旁边配写下这样一段文字:“这就是法西斯的上帝,他永远散布着扰乱的种子,他用火、用剑、用炸弹、用大炮,要毁灭一切和平的城市……”对纳粹德国给予了无情鞭笞。

抗战爆发后,巴金得到友人寄送的西班牙画家加斯特劳的《受难的加里西亚》,画册描绘了加里西亚人民深受法西斯迫害的苦难生活和斗争意志,巴金由此联想到了自己的祖国和人民。那时他在广州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于是,他将画册改名为《西班牙的血》,于1938年4